

批評與回應

拒絕成為自己， 也拒絕成為他人

• 賀照田

讀鈴木將久教授〈竹內好的中國觀〉一文^①，其中讓我感受最強烈的語句，是他引竹內好〈何謂近代〉文中對魯迅的一處概括：「他拒絕成為自己，同時也拒絕成為自己以外的任何東西。這就是魯迅所具有的、而且使魯迅得以成立的、『絕望』的意味。」

回想此一句所以在我腦海裏奇崛而起，很清楚是由於鈴木教授的文脈。鈴木教授此文是以整理竹內好戰後如何引進中國視角，以改變日本思想的深層結構為線索展開的。這種寫作方式對我這樣的讀者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它讓我看到竹內好獨特的思考路徑、思想命題對現代日本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它也時時觸發我把竹內好的一些思想命題抽離出日本語境，省思這些命題對思考中國問題的意義。顯然，我對這處引文的強烈感觸得益於這雙重視域交織而成的文脈，因為它既讓我感受到竹內好這一概括在日本特定的歷史分量與論述爆破力，又讓我在一定程度抽離的意義上感到這一概括對觀察思考現當代中國問題的可能意味。但也正因為我是在一定程度抽離的意義上——也即一定

程度轉義之後，把握到此一概括對觀察思考中國問題的重要性的，結果意外連帶我在整理此一刺激所引發的一叢思緒時，不知不覺把竹內好此一概括轉念成「拒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他人」這一更扼要語句。

比如，我認為以「拒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他人」為觀察思考框架，我們更容易把此文提及的，但在其他觀察思考框架中易被忽略的思想改造運動中的一些現象和要素，自然納入自己的正面觀察、思考視野。從現存的一些材料，如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等看，一些學人在參加思想改造運動前，在心情和精神上便有着自我否定——也即不想繼續原本自己——的內在契機。在此意義上，思想改造運動確有着為這些有內在自我否定契機者，提供推動其正面開始其自我否定歷程的作用。而這些自我否定一旦開展，便可能由於他們對所以自我否定的整理，以及在正面開展其否定歷程時的摸索，對過去處境和他們相似者，構成某種可直接切近這些人的自我深層問題的、可供其反觀、反思自我狀態參照的資源，從而產生精神和

從現存的一些材料看，一些學人在參加思想改造運動前，在心情和精神上便有着自我否定——也即不想繼續原本自己——的內在契機。這些自我否定一旦開展，便可能由於他們對所以自我否定的整理，以及在正面開展其否定歷程時的摸索，構成切近這些人的自我深層問題的參照資源。

為甚麼思想改造運動整體上給予了大多數人挫折的失敗記憶呢？因為對那些無內在自我否定契機的知識份子，是以相當強力介入的方式催迫他們自我否定。這只能起到壓抑原人格與思想、學術的作用。更具破壞性的是，運動方式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容易誘發投機作偽，而且為投機作偽者如何表現提供了最方便的指南。

思想上的連動，以此把自我否定契機開展出的意義貢獻給周圍世界。

既然否定性運動可能有這樣積極作用，那為甚麼回看歷史，思想改造運動整體上給予了大多數人灰黯、挫折的失敗記憶呢？是這些有着內在自我否定契機的知識份子的自我改造開展得不成功呢？還是運動本身有結構性問題，使得思想改造運動不僅未向建設性方向，反而向破壞性方向發展呢？從「拒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他人」這一視角來看，此一運動失敗的主要責任當然在後者。首先，對那些無內在自我否定契機的知識份子，運動不是通過有內在自我否定契機的知識份子的成功摸索和他們連動，而是以相當強力介入的方式催迫他們自我否定。這種沒有真實自我否定契機的否定，只能起到壓抑原有精神、人格與思想、學術實質深層結構的作用，而決起不到建設性地改造其原有精神、人格、思想、學術工作實質深層結構的作用。很多時候，這種無內在契機的強迫否定，還會導致鼓勵口是心非等直接破壞一般日常道德的後果。其次，對那些有着真實內在自我否定契機者而言，由於該運動對該成為甚麼樣的人，如何成為這樣的人有明確設計，這就使得原本要經歷艱難精神、思想蛻變的自我否定性開展，才能真正觸及並改造參加者精神、人格、思想、學術實質深層結構的運動，很大程度上被強迫變成了一個在起點、途路、終點、速度、方式上都有一定設計的外在規定性工程。而這種外在規定性工程當然沒有給那些有着真實自我否定契機者的自我精神、人格和思想的蛻變，留下足夠可供其摸索開展的制度、語言、氛圍空間，而且往往越是執着於自我否定契機的人，由於掙扎於自我蛻變、自我改造

的艱難，便越容易顯得和運動設計不合拍。從而也最容易遭到這種有着外在規定性實質運動本身的冷遇、懷疑乃至摒棄、反感。

這差不多也是中國接下來二十餘年歷次運動的共同特點，強迫自我否定，強迫按規定路途成為規定榜樣。而一旦陷進此模式，不單具有真實自我否定契機者無足夠空間開展可能克服與改造自身精神、人格基本結構，思想、學術深層模式的蛻變與摸索；更具破壞性的是，這種對起點、途路、終點、速度、方式都有一定外在規定的運動方式，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容易誘發投機作偽，而且在太多地方有外在模式，也為投機作偽者如何表現提供了最方便的指南。這實質上意味着推動一種最惡劣意義上的轉向。竹內好用「轉向」批評日本，認為是日本缺少真正主體意識的優等生文化的必然產物。竹內好雖然切責轉向實質上並不觸動轉向者原有的各種深層結構，但亦承認，日本知識份子的轉向是以試圖和進步保持一致這一意義上的內在良知為基礎的^②。不像中國歷次運動中常見的投機轉向，實早已低於主體意識缺乏自覺的層次，而是以放棄誠實這些最一般意義上的道德品質為代價的。這在某種意義上或許可以解釋，為甚麼至今仍背着沉重現代史包袱的日本，在日常意義上仍維持相當不錯的道德表現；而有着令竹內好羨慕的現代革命的中國，在建國初始激發起民族全面熱情，幾十年後反而出現了巨大的道德虧空。正是這一打量中國當代問題的視角，使我認為，中國當代前幾十年的實踐留給我們的最大教訓之一，乃是在為具有內在自我否定契機者提供促使其開展自我否定性運動的氛圍時，沒有給他們留下拒絕成為他人的足夠空間——也

即為具自我內在否定契機者，留出足夠的制度空間與語言、觀念氛圍空間，供其和自己感到的內在深層問題搏鬥，以尋求真正有效克服之路。

但歷次運動的結構性缺失，和這些自我否定性契機沒有條件正面發展為令人矚目的、有力的系統認知、實踐樣態，不應使我們連帶忽視乃至無視這些否定性契機，以及由之導出的思想、實踐摸索對我們認識中國現當代問題的意義。考察這些否定性契機產生的原因，將為我們突破常規意義上的觀察和思考，突入這些否定性契機所由之出現的脈絡機制、制度、觀念環境內裏進行打量和思考，提供絕佳導引。以這些否定性契機和這些否定性契機的真實開展提供的線索，我們亦可以之豐富乃至重構觀察思考中國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的歷史、甚至更長的現代革命歷史的問題視域和思想視野。由此構造出的問題視域和思想視野，一方面有助於我們超越常見的革命—反革命二元對立的語言、思想、觀念狀態，另一方面對我們更複雜地定位、轉化先前的革命遺產，對待、安排其中尚存於我們生活、社會、制度、語言的各種要素和因子，找到更富建設性的理解、重估之路來。

令人遺憾的是，當下中國的知識思想狀況極大程度上卻是在忽略、無視這些否定性契機的認知意義上展開的。比如，80年代對年青一代產生極大影響的思想家李澤厚，在文革後得出的重要歷史結論之一便是，毛時代是「軍事馬克思主義」，它的意義只是「成功地完成了一場現代的農民革命」。顯然，這是以忽略中國現當代歷史中眾多否定性契機的認知意義為代價而作出的總結。有了這樣一種歷史結論，我們也就不奇怪李澤厚在合理的厭惡、告別鬥爭哲學，提出他受

馬克思主義很大影響的「建設的哲學」時，何以連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否定的辨證法」亦一起排斥^③。在此意義上，李氏的哲學實在是缺少足夠內在張力的哲學。而對後來學術有很大影響的90年代初的學術史熱，其主體亦是在忽略、無視他們認肯的諸現代學術脈絡，何以內在不斷有真實自我否定契機產生的此一問題視域的基礎上展開的，也即他們所倡導的知識自律，實際上是以犧牲這些他們張揚的雖大多並未找到正面學術開展之路，但在精神感受上內蘊相當張力的知識傳統的內在緊張感為代價的，也犧牲了以此緊張感為媒介，使其知識工作和其人生、其處身歷史具有更真實互動的關係。在此意義上，相對於他們所鼓吹王國維、陳寅恪等現代知識傳統，當代中國的學術史熱就其主體部分而言無疑是和他們貌合神離的。

明白了這些，我們便會明白，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並不缺少「拒絕成為自己」的潮流，比如「與西方接軌論」；也不缺少「拒絕成為他人」的話語，比如相當一部分反西方中心論者，卻少有人固執於「拒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他人」。「與西方接軌論」的另一面是成為他人，簡單的反西方中心主義則在邏輯上固執於自己已然狀態。這兩種固執於先進他人和本來自我的語言狀態，固極易建立自己對現實的批判，並使自己的批判立基於順暢的邏輯自洽。但卻不容易真正介入分析現當代歷史現實中觸目可見的自我與他人既相互衝突又相互依存的纏繞部分，更不容易剖析、面對因真誠掙扎於時代困頓而出現的既非過去自我又非他人的新的主體狀態和實踐狀態。當代中國知識和思想要有力面對處理這些新的主體和實踐狀

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並不缺少「拒絕成為自己」的潮流，比如「與西方接軌論」；也不缺少「拒絕成為他人」的話語，比如相當一部分反西方中心論者，卻少有人固執於「拒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他人」。「與西方接軌論」的另一面是成為他人，簡單的反西方中心主義則在邏輯上固執於自己已然狀態。

態，必須找到一種建設性方式，將這一既纏繞又摸索的緊張狀態內化為自己的知識思想狀態。在我看來，「拒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他人」所對應的知識思想路途正是建設性內化這一現代東方歷史遭遇的必經路途。蓋「拒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他人」並非無建設性焦灼於東方現代既非本來自我又非先進他人的歷史遭遇，而是欲圖以此迴避不掉的真實問題為契機，通過以自我否定而非放棄自我來重新尋找自我的方式，獲得新的自我。

顯然，這不是意圖否定他人的先進，更不是意圖否定各種開放性吸納與學習。「拒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他人」框架視角毋寧在凸顯，沒有自我否定性契機的學習，並不能被有效觸碰和克服主體和主體所處身歷史的原有深層問題。在此意義上，「拒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他人」反是在以面對自己存在的深層問題為媒介，使開放性學習和吸納真正扎根於主體和主體所處身的歷史極限努力。

在這一意義上回望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我們才會意識飽含各種自我否定性契機和由此否定性契機出發的摸索，是二十世紀中國留給我們的最寶貴遺產之一。雖然少有人像竹內好心儀的魯迅那樣，把自我否定性契機發展成為思考中國現代和東亞現代的原理之一，但就一否定性契機對所浮現的脈絡機制、制度、觀念環境構成的認知意義言，此一即使未充分建設性展開的契機，對我們洞識它所處身的脈絡機制、制度、觀念環境存在的深層問題，仍有着引入各種外來觀念邏輯、各種外在比對資源不能完全替代的認知指引作用。而來自於此的認知，往往是我們想要既繼承又超越此一脈絡機制、制度、觀念時，所需的最緊要認知前提條件。

「拒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他人」並非無建設性地焦灼於東方現代既非本來自我又非先進他人的歷史遭遇，而是欲圖以真實問題為契機，通過以自我否定來重新尋找自我的方式，獲得新的自我。以這種對社會實踐、對主體的雙重敏感為媒介，知識和思想才可能具有前瞻拉動現實的能力。

同樣重要的是，反覆體會和打量這些否定性契機，將幫助我們告別在成為自己、成為他人間缺少建設性的顛沛狀態，而重續乃至充實、張大現代知識、思想中富於否定性緊張的那部分傳統。只有這樣，中國的知識和思想才能更有效地獲得貼近對象剖析、整理、批判歷史、現實中最為纏繞的部分，和在歷史、現實的緊張中前行摸索的那部分實踐能力。而只有通過對歷史現實中最纏繞、最曖昧緊張部分持續不斷的焦灼和努力進入，與不斷以這焦灼、進入的成功和失敗為線索回思知識思想工作，知識和思想工作的承擔主體才可能對歷史、現實實踐與這歷史、現實實踐帶給主體的後果，有真正越出日常能力和借助所掌握知識直接可達之外的體察和洞識力。以這種對社會實踐、對主體異變的雙重敏感為媒介，知識和思想才可能進一步蘊有既有效涵指歷史、現實，又前瞻拉動現實的能力。

曾經有着光榮過去的中國，今天走到了精神和思想的如此低點，作為知識份子的一員應該怎麼辦呢？你說！

註釋

- ① 鈴木將久：〈竹內好的中國觀〉，《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4年6月號。
- ② 參〈何謂近代〉「回心與轉向」節，該文收入孫歌編選的竹內好譯文集：《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書店，即將出版）。
- ③ 請參李澤厚與傑姆遜的對談，載《走我自己的路：對談集》（北京：中國盲文出版社，2002）。

賀照田 現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術思想評論》主編，近年主要研究中國現當代思想史、學術史。